母亲河畔的萤火虫

平安

“萤火虫，像灯笼，飞到西来飞到东。个个尾部都发亮，一眨一眨像星星。”黄河岸边出生的我，是伴随着这首儿歌长大的。黄河畔外的人是很难见到萤火虫的。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一位离黄河岸边几十里、近 80 岁的老师都说，萤火虫只听说过，却从没见过。

萤火虫也叫夜光、流萤，是一种 0.6—0.8 厘米长的小昆虫，尾部能发出荧光，所以叫萤火虫。只有在河水湖畔长期潮湿的地方才能存活。上世纪 80 年代末，因为农药的泛滥，使其销声匿迹了，在我们这儿再也看不到了。但关于萤火虫的两个故事却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

一、萤火虫“听故事”

那是 1964 年夏天，当时我 9 岁，因前几年的自然灾害，庄稼收成无几，饥饿伴随着乡下人度过。冬天特冷，夏日酷热。一到傍晚，家里就像蒸笼似的，无法再待下去，人们纷纷到天然的“电风扇”——黄河大堤上乘凉。我父亲是故事王，每到晚上，不少孩童和大男大女都围到一起听父亲讲故事。人们聚集后，接二连三地飞来许多小亮点，后来听大人说，是人们出的汗味儿，吸引了萤火虫来当“听众”。一个多小时后，萤火虫越聚越多，萤光好似月光一样，在漆黑的夜晚，在听故事的人们头上盘旋着，飞舞着，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好像轻音乐，伴随着堤上的人群一起“听故事”。

人们下堤回家，因为没有了萤火虫的光亮，立刻漆黑一片，有的人摔倒了。长大了方知：因为她是靠河水流动或风所产生的氧气，才让人一饱眼福的。

曾记得 1968 年的夏天，我同两个大哥和房姓的两个伙伴，制作了捕捉昆虫的器具，傍晚到大堤上逮了不少，放在透光的兜里，弄回家吊着，晚上在下边吃饭就不用点灯了！

二、萤火虫是“领路灯”

1970 年我上初中，河滩地里的庄稼十年九不收，村外盐碱地里的庄稼，收成也寥寥无几。由于洪涝灾害，我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弟兄五个，两个老人，七口之家吃闲饭的多，上课之余还得经常出去讨要吃的。那时出去讨饭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村的人每天有一半多到外边去讨吃的。

夏天周日，我沿着大堤去大年陈一带讨饭，上午去的时候天热得只穿一条短裤。凭着多年的经验，讨饭就要嘴甜，多叫婶子大娘没错。到中午要了有七八斤干粮。要了点水喝，就倚到凉快的墙根下睡着了。醒来一看，要的干粮，让两条狗抢了近一半。

我一看布袋子里不多了，为了不白来一趟，下午又去要。因为还有二十里的路程，本想早些回家，但大部分人都干活去了，到傍晚才要了几块。一直到晚饭时，要了十斤左右。再看天，已是乌云密布，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可咋办，没亲戚，没认识的人，必须回家呀！

到了大堤上，半里多路，背着干粮竟然走了有二十分钟，天黑得要命，我好像盲人一样摸黑前行。想象着这时候家里老人得有多担心啊，就更加焦虑。

天无绝人之路，我到大堤上休息时，一会飞来几只萤火虫，好像向我要吃的。走着走着，萤火虫越聚越多，无数萤火虫跟着我飞行，感觉当时能看清路了。继续走，我上空的救命萤火虫又增加了不少，像两行灯笼照着我前行。在萤火虫的引领下，近两小时，也没觉得“远路无轻担”，就到家了。

父母说：“天这么黑，寻思你在外边将就一宿，明天早晨再回来呢。”我说，我平安就是平安，是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给我领路，我才平安到家的。

过去初中毕业都是寒假招生，前两年都是选拔推荐上高中，如推荐的话我是没戏的，因为我的家庭成份不行。1972 年要考高中了，政策有变，按分数录取，为此我加班加点挑灯夜战。

那年月煤油买不到，点蜡烛更舍不得，多数人家吃饭后就睡觉，我想起我哥教过我的老办法，每天傍晚去河堤上捕捉几十只萤火虫，放到网兜里，挂在院子里的铁绳上看书学习，虽然光线不很好，但也凑合能看到。这个夏天，我每晚坚持学习两个多小时，冬天晚上继续挑灯夜战，手冻僵了，脚冻烂了，年底考试的时候手冻得像小馒头。

腊月十八，在招生率只有百分之十八的情况下，我终于考取了惠民三中。在我感谢父母，感激自已努力的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危机关头救了我的萤火虫。

现在，我们这里再也见不到萤火虫了，但萤火虫已经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想说:萤火虫是我们的朋友，萤火虫是黄河岸边的一座导航的灯塔。

萤火虫，我爱你！

姑姑

唐 波

姑姑是知青，却一直生活在农村没有回城。

家乡的称谓里，称呼姑姑是比叫姨要亲的，人们把姑姑当做了自己人。

姑姑住的小院里，有一棵树，整个村庄只此一棵，夏季开花，花朵美丽特别，总让人有种梦幻的感觉，并会生出淡淡的惆怅。树长得很慢，好多年都没什么变化，却年年一树繁花，年年霞云一样让我惊奇和流连。后来知道那就是合欢，合欢树陪伴着姑姑的青春，姑姑陪伴了我的童年。

青砖的房子，有的房顶换了红瓦。

深秋的旷野光秃秃的，庄稼都已收进了场院，连眼洞也都被大家挖了个遍。幸运的是我发现了一个隐藏着的完好眼洞。悄悄叫来姑姑，我俩挖了一上午，足有一米多深，才见到了粮食，七拐八拐，最后我们得了一篮子花生米，几棒豆子。姑姑把晒干的花生米装在布口袋里，吊在房梁上。每隔几天，她就用沙土在铁锅里炒一点，河滩大堰有的是细沙，足够炒一辈子花生。我在灶下烧火，姑姑用铁铲翻炒，不长时间，会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密集响过一阵，就得赶紧起锅，连沙土一起倒入筛子，筛掉沙土，不等晾凉，我俩就开吃了，顾不得鼻子耳朵里和满头满身的沙土。后来，姑姑还用珍贵的猪大油炒了几次，撒上细盐，比沙土炒的美味多了。

勤快的姑姑还能把难吃的东西做成美味。家乡盛产地瓜，当然主食不是煮地瓜便是地瓜面儿窝头。煮地瓜吃多了会感到烧心、反酸，但地瓜面儿窝头难以下咽，尤其赶上阴雨天，地瓜片晒不干发霉，做熟的窝头会很苦。

姑姑把地瓜蒸熟切片，然后晒在房顶，我经常爬上房顶翻晒。人一到，苍蝇便会呼地一下飞走。一开始还用薄布盖着，除了影响晾晒速度外，苍蝇照样会从缝隙钻入，于是就算了，任凭苍蝇覆一层。晾晒过程很辛苦，傍晚要从房顶收回房间，不然会被夜晚的寒露打湿，第二天太阳出来再去房顶晾晒，如此反复得二十天。晒好的地瓜片用沙土炒了，又脆又香，我俩藏着咯嘣咯嘣吃得心满意足，再喝点水，就撑得什么也吃不下了。

姑姑隔壁，是大队部，院子一角搭了顶子作为村里的羊圈。春春的中午，我经常去看剪羊毛。羊被绑在卸下的门板上，羊倌用剪子吧嗒吧嗒一点点剪，时不时剪刀会剪下绵羊的一块皮，此时我便会替绑着的羊疼一下，好在看不到流血，也没见绵羊挣扎，好像剪掉的是树皮。我觉得绵羊的叫喊多半是因为被绑的恐惧。剪完一面，再翻过来捆上剪另一面，一中午也只能剪完一只。羊倌剪羊毛的手艺实在差的不得了，羊身上一道一道的剪刀印儿，参差不齐，直接拉低羊的档次，太丑了。剪下的羊毛堆在桑条篮子里，脏脏的。

商店里那种又漂亮又贵重的毛衣，真的是这么难看的羊毛做成的么？不会和手套一样掉色么？

姑姑学了打针，慢慢地也会看病了。后来还会接生，当然是免费的，只要管一餐饭即可。姑姑一生未婚，但是村里很多孩子，都是姑姑接生的。那个年代，姑姑就是产妇的守护神，只要她在，全家人心里就踏实。不管凌晨还是午夜，她总是随叫随到。

那时的冬天很冷，且经常下雪。中午，屋檐的冰溜子会偶尔掉下一节摔在地上。但姑姑有羊毛袜子，不会冻脚。

每天放学后，我会逮着几只羊，手指像耙子一样揉几下，便会得到一小团羊毛。攒多了，让奶奶纺成线，并顺带染了枣红色。线虽粗细不均，可毕竟是羊毛的。我的宏伟计划是送姑姑够织一个毛裤的，但这个小线团仅够一双袜子。姑姑巧手织成，穿上后双脚都染了色，且袜子又硬又扎，聪明的姑姑里面套一层薄袜，便成了凛冽寒冬里最飒的武器。

我读书的动力，来自姑姑的引导和鼓励。小孩子懂什么前途不前途啊，尤其那个年代，读书很苦，人们也没认识到好好读书的重要性，只要身体好能干农活就行，就连找婆家找媳妇，都是挑身强力壮的，不然身段好能当饭吃啊，没力气劳作农田立马就给你好看。

后来乡里开了网绳厂，好多初中没毕业的同学都报学织绳子去了，立竿见影地有了很好的收入，吃的穿的全家接着就上了档次，我也眼热，但是想起姑姑的话，还是坚持苦巴巴地继续上学。

2007 年，姑姑确诊癌症。

2009 年，弥留之际的姑姑，嘱咐在她去世后，要用黄纸包一下双手。我握着姑姑的手说“姑姑你放心，我会记得的。您手上沾染的，是新生命来临这个世上的印记，您做的是行好积德的善事。”

国画 田野

浪淘沙

奋斗百年路，革命精神赞

王炳臣

（一）

嘉兴南湖
党的“一大”
一条游船上开幕
“红船精神”
存史册
永放光芒

（二）

秋收起义
上井冈山
建“工农武装割据”
创摇篮“井岗精神”
点亮星火！

（三）

万里长征
伟大壮举
红军不怕远征难
坚定信念勇向前
举世风范

（四）

陕北延安
革命圣地
艰苦奋斗南泥湾
“延安精神”传家宝
金光灿烂

（五）

太行东麓
西柏坡村
三大战役决胜利
“两个务必”发号召
警钟长鸣

（六）

滇惠大地
渤海老区
红色沃土育英雄
勿忘传承红精神
勇往直前

谷 雨

路秀华

原本苍黄枯寂的大地
一个漫长的冬天沉沉
睡去
是谁裹挟着雷声叩动
了大地尘封的大门
是谁取代冰雪冷酷又
多情的记忆
滋润了大地焦灼的双
唇
是谁让鸭子勇敢地伸
出红掌

搅乱河水矜持的波纹

仿佛一夜之间
柳树便氤氲成一团草
绿鹅黄
金灿灿的迎春 灼灼
的桃花 紫霞般的丁
香 似雪的梨花
一树树炫美的花事竞
相绽放
还有恨天高 拔节长
的冬小麦
打着滚儿铺向地角天
涯 不知疲倦的野草
每天早晨像战鼓 像冲
锋号 像唢呐喧嚣的
鸟鸣

温柔的 羞怯的 热情
的 鼓噪的
一切狂欢 一切绚烂
一切生机 一切复苏
都源于一次风云际会
刹那间忠贞的约定

于是
没有一场期望被辜负
没有一粒种子不被唤
醒
世上最美好的事情莫
过于此

尘世日记 （组诗）

孙宏林

天气预报：
北方沙尘，南方暴雨

砂砾，尘土和小雨滴
一个从北方赶来，
一个向东南散去
在春天来一时刻它们
正以极致的方式
表达自己寻常
被忽略的
情绪

爱情

隔着
透明的
一扇宽大的门玻璃
我看到，春天搁置于
院子里的那些花花草草
正在萌动

生与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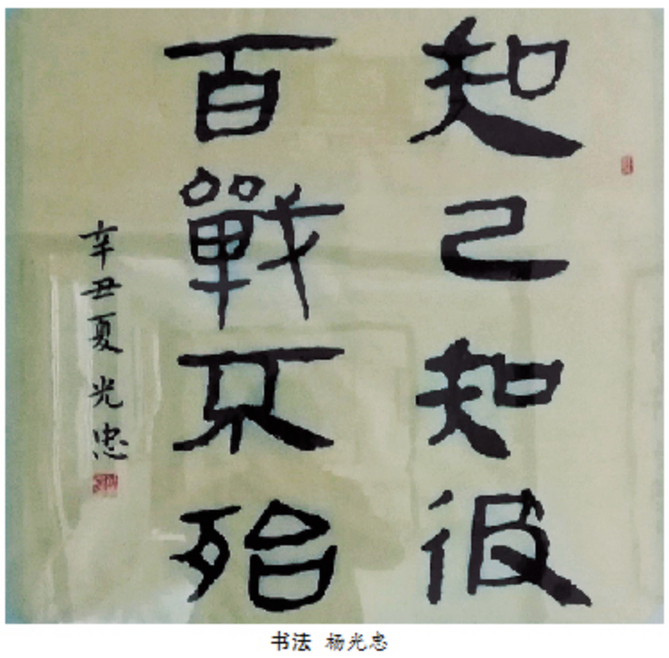
去年。冬天
以一种我们察觉不到
的冷
悄悄潜走藏在
枝条里的绿意
春天，锤捧它的枝干
看到尘土中又有嫩芽
冒出

院中的石榴，不起眼
的风景
以自己的经历
阐释死与生

白兰树或者白兰花

南方的白兰
是一种树，高大的乔
木
种在庭院、公园
最高可达 17 米

到了北方
就当成一种花养了



书法 杨光忠

我和我的妈妈

平雨辰

我和妈妈一起已度过了十个春秋。感受着和煦的春风，望着盛开的蔷薇，听着黄莺的歌声，我想起了我和妈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我的妈妈就像蔷薇花，虽花不及手掌大，但有着芬芳的香味和美丽的外貌。妈妈有慈母的心肠，用爱的阳光融化我的心。妈妈有着朴实的外表，内心则像宽广的大海。虽然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声不响亮，但在我心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小时候，到游泳馆泡温泉。我个矮，温泉能没过腰。我不小心脚下一滑，“哧溜”一下，我就摔了进去。恍惚中，有一双手捉住了我，并把我放到了池边上。当我睁开眼，发现原来是妈妈把我抱起来，她眼睛里全是温柔与惊慌，动作轻柔，仿佛害怕把我捂着了似的。

我的妈妈有洁癖。只要家里乱，最先出动的总是她。她的口头禅是：有用的留着，没用的扔掉！我的老奶奶是个“破烂迷”，房子只有我家阳台大，堆满了干柴。在大约有四条二人桌长，两条桌宽的“破烂巷”里，只有老奶奶住着。过道里堆满了破烂儿。我很好地继承了老奶奶的习惯，屋子里堆满了从各地捡来的“宝物”，可是总逃不过妈妈的眼睛，仅仅 0.000000001 秒，妈妈就把那些“宝物”扔了，嘴里还念叨着“和你老奶奶一样一样的，一看就知道你是亲生的，说多少回了，不要往家捡东西……”

妈妈喜欢睡午觉。每一次午觉，只要我这个“好奇宝宝”一提问题，她就没好气地说：“睡觉！”有一次，我问妈妈：“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又在后面补充了一句，“我猜妈妈一定会说‘睡觉’！”妈妈哈哈大笑起来：“知妈妈者，平雨辰也！”我回敬了一句：“知平雨辰者，妈妈也！”

与你妈妈的点点滴滴，我永远不会忘记！

（滨州实验学校五年级）

“泰山奶奶”

董佃伟

小时候，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头疼，发热，闹肚子，睡觉不踏实。为此，母亲操了很多心。去野外拔蒿子，揉头，搓身子；用热毛巾捂头；用唾沫搓手心、脚心；用做针线活的顶针刮背（据说，这些都是治头疼，发热、闹肚子的土法子）……

有几次，这样倒腾倒腾，也就好了。后来有几次，这些法都不管用了。她就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把脉，吃药，扎针，也不见好转。这可把母亲愁坏了。

自己家的六大娘，看到母亲着急的样子，就说要不请村东头的“泰山奶奶”来给看看，听别人说，有些疑难杂症她看好过。

也许是有病乱投医吧，母亲就拜托六大娘去请了。

六大娘把她请来的时候，母亲悄悄把她拉到旁边，说：“嫂子，她辈分比咱小，我怎么称呼她啊？”六大娘生气说：“‘神仙奶奶’，哪有小辈分的，我叫‘泰山奶奶’，你跟着叫‘泰山奶奶’就行。”母亲连连称是。

“泰山奶奶”中等偏上身材，相貌端庄，是我“奶奶辈”里极少见过的没裹小脚的，说话也很和气。来到以后，母亲先和她说了一番客套话，顺便把我这几天的病情也说了说。

她来到我睡觉的土炕上，掀开被子，摸摸我的额头，微笑着说：“哎呦，登芹（母亲的名字），你这个孩子还真长了个福相呢（现在看看自己生活的容状，觉得沦落到凡间的‘神仙奶奶’，也有掐算不准的时候）！他将来，在家一定种不了地，是个吃公家饭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去砸我家门。我和这孩子有缘，一定把病治好，保他平安。”

我不知道，她老人家去别人那儿，是不是也说这样的喜庆话。当然，她也知道我父亲在外面上班，那时允许接班，才这样说的，应该是宽母亲的心。

也许是我病了好几天，把母亲愁坏的缘故吧。她听完这话，立刻和六大娘按照“泰山奶奶”的吩咐，准备这个准备那个。

准备停当，“泰山奶奶”就盘腿坐在我枕边开始“施法”，一边隔段时间揉我的额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运合，玉阙真仙……间杞仰，天地齐年……”反正，至今我也没忆起她当初说的是些什么（六大娘和母亲，估计也是这样），就听懂一句问话：“好了没？”六大娘和母亲连连回答：“好了，好了！”

这样大概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吧，听着她口里念着的“法语”，又像唱歌似的调子，我居然渐渐迷糊，睡着了。

第二天，听母亲说，我睡着以后，她们几个在院子里给“上天神仙”烧了些纸钱，说了一些祈求保佑我们全家平安之类的祈福话，又去村里的代销处（类似现在的超市），给“泰山奶奶”买了两包点心，作为答谢（那个年代，在村里能吃上块点心，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就是奢望了）。然后，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炒了炒，又拼凑了几个菜，款待“泰山奶奶”和六大娘。

后来，又请过几次“泰山奶奶”来，都是这个法子。也是有点奇怪，听着她嘟囔着什么也听不懂的“法语”，迷迷糊糊的，睡觉也踏实了，身体居然慢慢好起来。当然，有一次，在教室里和几个小伙伴闹着玩，在水泥桌面上把额头磕破，母亲没有请她，专门雇人赶马车送我去县城医院，让医生给包扎的。

后来，听说有许多来找“泰山奶奶”看“病”的，还有的开着车，专程从很远的地方来接她。据六大娘说，“泰山奶奶”很忙，不提前预约，还真挨不上号。

岁月悠悠，六大娘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去年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又和母亲谈起这些往事。她说，“泰山奶奶”年前也过世了，无疾而终，享年 92 岁。